

我有我天空 - 第 2 集 - Henry、Mandy - 傷殘夫妻一起走過義工之路 (中)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H Henry、M Mandy

W：回說妳剛才的腳部問題，病症是什麼名稱？

M：「馬蹄內翻足」。

W：馬蹄內翻足。是不是從小就有？

M：是啊。一出生媽媽覺得很奇怪，為何雙腳跟姐姐、哥哥不太一樣的？很擔心將來能否走路。

W：這些是遺傳病？還是什麼原因導致呢？

M：到現在也不知道。

W：醫學上。

M：四兄弟姊妹只有我才這樣。

H：正常的？

M：他們都是正常。

W：OK。但是我想問一下，這種病在香港算不算普遍呢？

M：我想不算普遍，一條村就有一、兩個，我那時見過。

W：一、兩個。妳自小就一直是這樣，妳是怎樣學習走路的？

M：我媽媽已經幫我找過醫生。但那時候醫學不是太昌明，醫生不敢做手術，唯有打石膏。

W：打石膏？

M：是啊，打了三年，打石膏的時候已經是學行的小朋友，我媽媽見我沒有什麼起色，幫我拆了石膏後便沒有理會。

H：要敲破石膏？

M：敲破石膏，那時候我繼續自己慢慢地走。

W：那時候妳年紀那麼小，自然要靠家人。妳要學習環境，例如上學了，妳跟小朋友有些不同，當時怎樣克服呢？

M：我記得有一個小趣事，我們排隊回家是要走一段路的，但是因為我走得慢，常常被人欺負，在我後面有個男孩很頑皮，常常踩我腳踭。

W：想整蠱妳。

M：他踩了踩我的腳，鞋就掉了，我回家哭。我哥哥奇怪為何每天放學回家也哭，便問我什麼事，我又不願意說。接著哥哥便偷偷的跟著我放學，便看到小朋友欺負我，你知道我哥哥是鄉下的小霸王，「鄉下仔、鄉下妹」。我哥哥便打電話去警告他以後不准欺負我，人們看到後便不敢欺負我。

W：你哥哥真的很疼妳，很保護妳。

M：是啊！

H：這個故事是發生在鄉村中的真人故事。

W：我想問一下，妳在鄉村醫學上面自然不會很發達、很進步。當妳來香港之後，有沒有嘗試再尋求什麼西醫或名醫處理好它呢？

M：後來我姐姐帶過我去做手術，做的手術是筋節延長。

H：在廣州。

M：在廣州做的，放筋後腳可以放回在地上。

W：聽來應該可以走得好一點。

M：比以前已經好點。

W：但是在發育過程裡，年紀小慢慢長大，其實在長高時會否影響？或者對骨骼有影響呢？

M：有的，我想我的骨較一般人脆弱，快一點退化，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S 腰。

H：最主要是腳打石膏令發育不完全。

W：會的。

M：會瘦一點。

H：因為醫生不懂。

W：現在走路長時間之後，會否特別覺得累？

M：會的，現在也不能長時間行走。

W：上、下樓梯時會否覺得困難呢？

M：會吃力點，要靠一支拐杖幫助。

W：似乎妳日常生活都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來克服問題。

M：是。

W：當然比起 Henry 妳可能好一點，因為妳小時候經已遇到這問題，不是中途出家遇到這樣的巨變。妳現在在日常工作上，有沒有因妳這個不方便，以致在工作上遇到困難呢？

M：在工作上還可以過得去。因為我主力是做文員，打字較多，所以沒有什麼問題。

W：適當的工作就影響不到了。

M：是。

W：這反而比 Henry 好一點。回問 Henry：剛才在說「曙光」。當時你還很年輕，有曙光、有盼望——當然不會很容易；我知道後來不行——，你所說的怎樣去治療，用些什麼方法，你也還是不能動。那時候你怎樣面對？

H：一次次的盼望，一個一個破滅的失望，但是我始終有一個信念，我要做到最好。因為我見到爸爸媽媽兩個在我床邊走來走去，不停打電話給朋友，看看怎樣幫忙，覺得很感激他們盡心盡力的照顧我。其中有一件事發生令我覺得不可以放棄，就是在我第三次手術的前幾天，醫院發了一張病危通知書給爸爸，他便收藏在袋裡。他覺得不要讓別人知道，因為知道了不但解決不到問題，還會讓大家擔心，他便獨自承擔了這個通知。第二天我姐姐又來，頭髮變白了，原來真的有一夜白髮，我覺得父母對我那種關心和愛護，我不能輕易放棄自己，我要練到最好，令到他們安心。他們那時候很擔心，就算第二天醒來又如何工作呢？

W：請跟聽眾解釋一下，什麼是病危通知書呢？這件東西，以我理解通常是生存不到太長時間，或者是那個病已經沒有什麼藥物可以再處理得到，所以情況其實是很不太樂觀。Henry 那時候你很年輕，還有信念要康復、要學習，當時「真的不行了」，你怎樣接受這個挑戰呢？

H：當時在廣州沒有物理治療、職業治療這方面的配套，學校送了我到北京，在那裡就很好，治療師很關注我。

W：做些什麼？

H：地獄式訓練，第一天就要我跪在訓練床上，用膝頭行，他們說嬰兒就是這樣爬的，你站著走不到，便用膝頭跪著試試。一直走……走完數分鐘發覺治療床有一個個濕印，是什麼呢？原來是汗水。一個個圓印，經過膝頭有一個個濕印在治療床上，那種痛苦是很厲害的。因為沒有試過跪下來，雖然很痛但堅持著試。接著又綁我在一架健身單車上，綁著腳也會甩掉，快些！快些！不斷叫我踏快些，是很地獄式的訓練。什麼是地獄式的訓練？他們說想好便要試一下，我便試。

W：我要形容多些給大家聽，以我認識的 Henry 我想你的體重也不輕，當時有多重？

H：當時窈窕過現在，腰圍大概是二十六吋左右。

W：二十六吋左右。

H：現在就三十二吋左右。

W：也都是百多磅。

H：都是窈窕的，一百三十磅左右。

M：應該不止。

H：一百二十、三十磅左右。

W：我為何要帶出這樣東西呢？……

H：現在多了些脂肪。

W：……因為看似很簡單，其實跪著可不好受。當然你說是被老師罰那種，通常是短時間不動的，但你要用膝頭行走，還要負起整個人的重量，大家想想：當時 Henry 有一半身是不能活動的，他的著力點一定全是靠著另一邊，所以那個狀況、那個畫面可想而知：一個經已行動不便的人，還要靠著膝頭跪著行走。如果叫我試，我會投降。只是做這個治療應該不足夠的，還有什麼治療幫助你呢？

H：一天做四堂課，由早上吃完了早餐便做到吃晚飯，又有水療，北京醫院最大的特色就是水療，因為地下有礦泉水、溫泉水，有一個抽水的箱，選址就在那裡。

W：哦。

H：這個是當年鄧朴方選址的。

W：當年鄧小平的……

H：公子，他是中殘聯主席。

W：用水療有什麼作用呢？

H：因為他們說水的熱力，可以舒緩緊張的肌肉，在水裡學習走路沒有了體重，便會讓你嘗試感覺站著走路的感覺，那種感覺是希望練習肌肉組織。

W：令它們強壯起來，因為始終你有一半不能動，如果肌肉萎縮就真的……

H：沒法醫治了。

W：沒法醫。在這個階段維持了多久？

H：我在北京呆了半年。

W：半年時間，是每天都做？

H：每天都做，比上學還勤快。

W：完成了療程情況是否有改善？

H：其實不是完成了的，只是去了半年，治療師便說「其實你們整家人，……」——因為爸爸媽媽陪我去，我姐姐又去看我，在北京很辛苦，醫院只安排了一間房給我們一起住。——「丁先生、丁太太，這樣也挺辛苦。不如這樣吧，我在香港做訓練的，」——治療師說在香港麥理浩。當年方心讓，方爵士計劃培訓國內的治療師就在麥理浩做訓練的——「香港麥理浩的設備、人才、資源都很豐富，香港人不如回香港，不用住得這麼辛苦。」

W：是。

H：一言語驚醒夢中人。

W：便給你們意見回來香港繼續治療，先暫且放下之後的事。

H：好。

W：因為我很想問一下 Mandy，我很關注這件事的。因為我認識你們這麼久，從來未問過一些關於你們兩個的事。剛才跟聽眾說過你們是夫妻，我是最喜歡八卦的，你們倆是怎樣認識的呢？是在香港認識？還是在那個小鄉村裡認識？

H：我們在醫院認識的。

W：醫院？

H：我們一起在醫院做義工。我就是在北京回來之後經過一段治療，找到一份工作，便覺得康復了一點，但是我看到醫院裡有很多病友還躺在床上，我便報名做醫院義工。我主動去找，因為我想做義工。

W：但是，恕我說句老實話，你行動不便隨時要人照顧，當時有沒有吃閉門羹？

H：當時我媽媽就是這個意思，她說我都需要人幫助，怎樣去幫人啊？我說試試看，我覺得我能夠站起來，不想浪費這個經歷，希望把自己的苦難變成別人的鼓勵和祝福。我便四處報名。

W：聽到 Henry 這樣說，很敬佩你有這種精神。當時透過義工服務認識了你太太，我相信有很多的趣事大家也想知道，暫且先在這一集放下，因為想聽的話留待下一集。Mandy、Henry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，我們跟大家說聲再見。

H + M：再見。